



委员 笔记

在甘南，思晋南

李骏虎

人生要来一次甘南。我们来了，来自山西。来甘南要到拉卜楞寺，我们瞻仰了。来甘南要到桑科草原，我们领略了。拉卜楞寺初建于1709年，先建起大经堂闻思学院，后建的寺庙，一切皆以智慧为本源。正值暑期，游人络绎，七彩众生，南腔北调，欢快的孩子，曼妙的女郎，还有一如我们一样带着考察文旅融合课题的团队。年轻的僧人为俗人们提供着导引，用最质朴简约的语言讲解大德。如是我闻，若有所思。

桑科草原和拉卜楞寺都在甘南州的夏河县，我们在立秋的前一天来到这里。桑科草原是片理想的草原，四周远山苍翠环绕，草场开阔丰茂，中间是一条河流，山如屏障遮挡了恶劣的天气，河流滋润着花草和牛羊，蜜蜂和蝴蝶在采蜜，牛羊在产奶，空气中流淌着蜂蜜和牛奶混合的香甜味道。尽管观景台上游人如织，时尚的度假帐篷栉比连排，最后都融入到了风景之中成为点缀，大概是由于明暗错落的山影，或者油画般神性的云彩，当阳光透过云层，光束垂照着远方的山顶或近处草坡上的牛羊，喧闹的人们与他们的诸般心绪都为大家静所吸纳。

那一刻的桑科草原取代了我的心灵，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晋南。我们无法选择出生地，但我们可以热爱故乡，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地方更加地热爱她、思恋她。

晋南与甘南不同，没有草原，晋南是农耕腹地，有着无垠的麦田。孔子定《尚书》自尧始，我就出生在尧都平阳，那里是“康庄大道”的源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尧茅茨土阶，在这里教民稼穡，这里是当时华夏部落联盟的中心，被称为“国中之国”——最早的中国。帝尧竖起听取民间诉求的“诽谤木”，正是华表的前身，仿佛民主的路标，指引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尧将二女儿娥皇女英下嫁虞舜，开启华夏民族婚姻习俗之源，唐尧故园甘亭镇的威风锣鼓，据传是帝尧送女出嫁时亲自所创的曲牌，那样的话，足足有4700多年的历史了。信史再往前的神话时期，黄帝战蚩尤，争夺的就是晋南古河东的盐池，后来炎黄二帝大战，融合为一体，后世称为炎黄子孙。山西，就是一座中华文明博物馆。

人生要来一次甘南，她会让你知道该往哪里去；人生要来一次晋南，她会让你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山西要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我们为此来甘南调研。在大西北的第一场秋风中，我们离开甘南州，前往临夏州和政县星语云端景区考察，在松涛柏海中的山巅，有两间白色帐篷顶的特色餐厅，360度的玻璃幕墙可以一览远山、河流、林海、草坡、村落和盘山路。然而我们低估了游客量，盘山路上都是私家车、摩托车，向上山望都是车和人，向下山望也都是车和入，车行缓慢时不时就堵了，本地的人们干脆把车停在路边简易的停车场，摆出露营的桌椅来享受时光。巧，还是不巧？我们赶上了和政县承办的西部赛马大会，来自甘肃和周边内蒙古、陕西、四川、宁夏等省份的数千骑手赶来参赛，吸引了日流量两万人次的观众，双向两车道的盘山公路不堪重负，偏偏和政县最大的一块跑马草场就在这山上，又偏偏这里的回族群众本身就有着“浪山”的休闲习惯，于是我们就遭遇了这盛况。在黄河流经的省份中，我们山西偏关县老牛湾是黄河与长城交会“二龙戏珠”的地方，黄河、长城、太行三条一号公路的零公里处，成功举办过全国性的越野拉力赛和越野徒步赛，冬天的时候还在万家寨水库形成的天然冰场，举办了两届“全国大众速度滑冰马拉松赛”，不一样的是，山西的老百姓没有这里的人们这样的休闲生活的心态，本地人游本地尚未蔚然成风。直到赛马会结束我们才得以通行，人们从各条山路上汇流到盘山公路，那么悠闲，有人是去看赛马，也有人借着看赛马来浪山。整座山头都被车辆和游人覆盖，看着乱，实际上是一种秩序。

赛马会结束，和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赶来向我们介绍情况，受赛事的感染吧，座谈会欢快而热烈，我们调研组的民歌歌唱家和和政县的县长搞了个小型赛歌会，你一首山丹丹，他一首绿韭菜，学院派和民间风相得益彰——我不知道是县长会唱“花儿”才把文旅活动搞得这么好，还是为了把“花儿临夏，在河之洲”文旅品牌搞好，县长才学唱的民歌，不管怎样，这个用心用情地唱“花儿”的县长是个新时代的好干部。“花儿临夏，在河之洲”主要的活动在太子山旅游大通道的松鸣岩，这是在黄河边一处崖壁上修有庙观的山上修建的栈道，很像我们山西的北岳恒山的悬空寺，但山势和庙宇规模都要小很多，隔河远望像是迷你版或者微缩景观，然而，就在这里，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有十多万游人纷至沓来，观赏来自甘肃、宁夏、陕西的“花儿”爱好者赛歌的“花儿大会”。我们山西有与陕北民歌一脉相承的河曲民歌，有壁立千仞之上的悬空寺，但我们还缺乏这样的品牌活动聚集起人气。

此行考察两个省区，坐动车从兰州直接到宁夏的中卫市。晋南人自驾游喜欢途经延安到中卫市的沙坡头，我不少朋友都来过，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来，在我的想象中，沙坡头大概就是以西部分风和滑沙游乐为主题，来调研过才知道传统的观念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沙坡头已经在打造沙漠星空的品牌了，这里建起了星星酒店，让人们能够在远离城市的大漠上仰望星空，他们已经着手“元宇宙”主题了。“丝路”的地理优势之外，与国内文旅企业的合作也是焕发活力的关键举措，我们山西太原引进的“方特神画乐园”也是成功范例，把中华历史文化用高科技重现，让游客尤其是孩子们去沉浸式体验。说实在话，沙坡头的黄河弯道并不惊艳，“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入晋第一弯就是前面说过的偏关县老牛湾，我们晋南的永和乾坤湾就有七道弯，哪一道弯都比沙坡头的壮观，但游客量却与山河之大美不符。当我们登上能够把游人托举到60米的高空俯瞰大漠的观光梯，远眺数千头骆驼组成的驼队载着游人体验大漠，驼铃声声，人们忘情地在沙海冲浪，在黄河上空“飞黄腾达”，在浪花里“皮筏漂流”，我又想到了我们晋南的壶口瀑布，除了景观，我们还能为新时代表小康社会里需要休闲娱乐的人们打造些什么好玩的项目呢？沙坡头已然是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我们不远千里来考察学习，显然是选对了地方。

离开兰州之前，在黄河风情线大景区瞻仰黄河母亲雕塑，赤红色的花岗岩雕成仰卧的年轻母亲，脸上的表情和与她的身軀一体的波浪同样温柔，怀抱象征着中华儿女的婴孩，平静地望着远方。陪同调研的甘肃省政协的同志问，你拍照了吗？我说，拍了，用眼睛拍到了心里。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政协常委、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名家 名笔

想起当年听讲座

任启亮

偶在《新华文摘》看到王立群先生回忆他的恩师王宽行先生的文章，让我倍感亲切。

王宽行先生所在的河南大学，位于河南省东部开封市，当时叫开封师范学院。开封距离淮北不远，我的母校淮北煤炭师范学院曾邀请先生到我们学校开讲座。记得王宽行先生讲的内容是唐宋诗词欣赏。记忆中，他讲课的情形与王立群先生描述的一样，声音洪亮，充满激情，来回走动，不时穿插形体动作。讲李白《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时，他先是将两只手背笔直伸向前方，然后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做一个缓缓向后移动的动作。讲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把右手高高举起呼啦一下滑到地面，让人印象深刻。

王立群作为王宽行先生的研究生开门弟子，对他的治学、为人、生活记述详尽，崇敬有加。读后方知王宽行先生最钟爱的研究课题是陶渊明和先秦儒家思想研究，尤其是陶渊明研究有很多独到成果，受到学界关注。我除了听过他的那次讲座之外，以后再无任何联系，但他的名字和讲课风格已经深深印在记忆中，看到《新华文摘》封面上的标题《王宽行：至简人生，深情于学》，立即吸引了我。

读完这篇文章，我陷入了读大学时听讲座的回忆中。我读书的时代，刚刚经历过一场文化浩劫，母校又是创办不久，各方面条件不是很好。师资严重不足，欠缺大师、名师。为了满足同学们的求知欲望，提升教学科研水平，也为了培训年轻教师，学校千方百计请外校名师前来开讲座。复旦大学教授、我



边走边写

■ 阅读提示：

我想，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讲座最终还是要看内容。一场讲座下来，能给听众多少知识含量，有没有新观点和思路，带给人多少启发与思考恐怕是最重要的。

国著名语言学家胡裕树先生，以及复旦大学另一位语言学家濮之珍教授都曾来为我们作语言学方面的讲座。我记得，安徽大学教授沈敏特介绍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盛况，听得我们热血沸腾。还有丘良任先生和邱耐久先生，等等。有的先生业已退休，还有个别老师开完讲座后被正式聘为学校专职教师，家也搬了过来。

还记得，当时我们中文系77、78两个年级在砖混土还加篱笆墙的平房大教室上课，房顶可见芦苇和牛毛毡，墙皮灰白咧着口子，水泥地面坑洼不平，室内四处漏风，但房子比较高、比较宽敞，窗户也很大。每遇讲座，要么在我们教室，要么在77级教室，两个年级一百七八十人也坐得下。有时外系的同学也来听，还有市内中学的语文老师，只能坐在窗外。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家祝兴义创作的短篇小说《抱玉岩》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名噪一时。他的讲座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介绍当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成就，谈文学的使命，引起同学们的热烈讨论。

此外，系里还安排77级两位同学开过讲座。1977年招生政策改革之后入学的77级和78级学生经历丰富，藏龙卧虎。这两名学兄都是“老三届”，入学前担任多年高中语文老师，其中一位还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他们一个讲柳青的《创业史》，一个讲杨沫的《青春之歌》，系里要求77级和78级全体同学集体听讲。虽然我们78级坐在下边听他们讲课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是听完之后收获却大，心悦诚服。这两位学兄毕业后一位留校任教，成为母校和当地著名文化学者；另一位到一家国家重点文学刊物当编辑，后来成为主

编，成就斐然。

除了讲座，有的课程也是专门外请其他高校老师讲授。77、78两个年级的外国文学课程，当时学校也许没有合适的教师，就请了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刘彪老师来讲。刘彪老师整整为我们上了一个学期的外国文学课，他每周两次乘火车往返徐州和淮北之间，每次车程需要两个小时。记得课间他与一位同学聊天，说起两位都会拉小提琴。同学问他平时时拉得多吗，他说现在顾不上，除了我们的课，还有本校的课。除了备课讲课，空闲时还要读书，做研究，写论文。

那个年代有些课程不得不向外校“借教师”或“借读”的情况也不是个例。在第十三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与我同界别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杨朝明教授给我讲过，他上世纪80年代读研究生时，训诂学课程本校无人能教。导师只能在全国范围内搜寻查找，方知我校中文系主任吴孟复教授为研究训诂学的大家，并有专著，于是他于几位同学一起，来到地处偏远的淮北，在吴孟复教授家里或学生宿舍，上了几个星期的训诂学课。没想到我与杨朝明教授还有着这一层缘分。

话说回讲座，如今与过去大不一样了。讲座的环境不必说，录音录像音响投影设备齐全；主讲人不用再亲自拿板子，事先做好的PPT与演讲内容同步进行，图文并茂，生动活泼，一目了然；听讲人不用再埋头做笔记，用手机就能把课件内容拍下留存，打开录音键也能一句不漏地记录下来。讲座不再是主讲人从头到尾的灌输，更加注重双向的互动交流，有时听众还利用交流环节滔滔不绝表述自己的观点，仿佛成了观众的主场。

我想，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讲座最终还是要看内容。一场讲座下来，能给听众多少知识含量，有没有新观点和思路，带给人多少启发与思考恐怕是最重要的。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记忆，回想起读大学时在简陋的大教室里听讲座的情形，让人回味无穷。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诗词 鉴赏

减字木兰花 哀悼沈鹏先生辞世

林岫

哀花盈路，驾鹤西归风可度。久病无病，还道人生慰藉多。异乡加饭，泼墨强心身自健。天养痴顽，功铸龙蛇苦是闲。

注：沈先生体弱多病，犹乐观自谓“久病无病，临池泼墨反觉轻松……”又，古贤素以“人如在异乡，努力加餐饭”谓善存之道。沈鹏原籍江苏，长年居京，故言。南宋诗人真山民《幽兴》有“天公有意养痴顽”名句。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

书画 欣赏



《哈萨克牧羊人》全国政协委员 王珂 作

这是王珂委员近期在新疆写生时所作。画中所题：热情好客的哈萨克给予了太多创作灵感，让我们感受到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句话绝不是一句口号。

——编者注

吱儿吱儿鞋 (外一篇)

李培勇

突然，一阵风猛地吹过来，大炬的风筝呼地一下被风刮跑了。大炬“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劲儿跺着脚：“风筝！风筝！我要风筝！”我回头一看，冬冬还在高兴地放着，就说：“冬冬，还不快把你的收起来。”冬冬没听见，继续放着。我又大声冲他喊：“你怎么不懂事呀！大炬看见你的风筝更该哭了！”冬冬这才知道大炬的风筝跑了，但他却好像没有听懂我的话，提着风筝跑过来，对大炬说：“给，放这个。”

我一下愣住了。两个孩子的小手紧紧地拉着线绳，大炬挂着泪痕的脸蛋上，两个小酒窝儿又乐开了，他们使劲嚷着：“噢——噢——飞呀！飞呀！”

姐姐回来了，见冬冬把风筝送给了大炬，抱起他来亲了好几下，说：“又是舅舅教你的吧？”

我的脸好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吱儿吱儿鞋

天气热了，妈妈抱着夏夏到理发馆去了一趟，回来后，他圆圆的大脑袋被剃成了秃瓢儿，光光的，就像电视里那个“一休哥”。

夏夏招人喜欢，不论是西屋的王姥姥，南屋的张大妈，还是前院的李叔叔，谁见了她，都要和他逗一逗，玩一玩。

最喜欢夏夏的，还是北屋的常爷爷。瞧，常爷爷早上遛弯儿回来，给夏夏带来一双吱儿吱儿鞋。常爷爷说：这鞋的样子跟凉鞋一样，可鞋跟那儿安了一个小嘴儿，穿上它一踩地，小嘴儿就



华夏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境内的桑科草原